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九百二十二

史部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二百一十七

西域一

哈密衛

柳城

火州

土魯番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

禾都尉領屯田唐為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固爾鎮之尋改為肅王卒弟昂克特穆爾嗣洪武中太祖既定輝和爾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昂克特穆爾懼將納款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二匹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賜賚有加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廐餘以給守邊騎士明年六月復貢請封乃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復貢馬謝恩已而迤北可汗郭勒齊

毒死之其國人以病卒聞三年二月遣官賜祭以其兄子托克托為王賜玉帶托克托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欲令嗣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
敢違請還主其衆因賜其祖母及母綵幣旋遣使貢馬謝恩四年春甘肅總兵官宋晟奏托克托為祖母所逐
帝敕責其頭目曰托克托朝廷所立即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也老人昏耄頭目亦不知朝廷耶即迎
歸善匡輔俾孝事祖母由是托克托得還祖母及頭目

各遣使謝罪三月立哈密衛以其頭目瑪哈穆特和卓等為指揮千百戶等官又以周安為忠順王長史劉行為紀善輔導冬授頭目十九人為都指揮等官明年宋晟奏頭目陸十等作亂已誅慮他變請兵防禦帝命晟發兵應之而以昂克特穆爾妻子往依郭勒齊恐誘賊侵哈密敕晟謹備晟卒以何福代又敕福開誠撫忠順會頭目請設把總一人理國政帝敕福曰置把總是增一王也政令不一下安適從寢其議自是比歲朝貢悉

加優賜其使臣皆增秩授官帝眷托克托特厚而托克
托顧凌侮朝使沈湎昏曠不恤國事其下敏珠爾等交
諫不從帝聞之怒八年十一月遣官賜敕戒諭之未至
而托克托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擢都指揮同知哈
喇哈納為都督僉事鎮守其地賜敕及白金綵幣且封
托克托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玉帶世守
哈密十年貢馬謝恩自是修貢惟謹故王祖母亦數奉
貢十七年帝以朝使往來西域者忠義王致禮延接命

中官齎綺帛勞之賜其母妻金珠冠服綵幣及其部下
頭目其使臣及境內回回尋貢馬三千五百餘匹及貂
皮諸物詔賜鈔三萬二千錠綺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貢
駝三百三十馬十匹仁宗踐阼詔諭其國洪熙元年再
入貢賀即位仁宗崩宣宗繼統其王推勦特穆爾亦卒
使來告哀宣德元年遣官賜祭命故王托克托子布達
錫哩嗣忠順王且以登極肆赦命其國中亦赦復貢馬
謝恩明年遣弟北斗努等來朝貢駝馬方物授北斗努

都督僉事因命中官諭王遣故忠義王弟托歡特穆爾
赴京三年以布達錫哩年幼命托歡特穆爾嗣忠義王
同理國事自是二王並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
命悉予之正統二年托歡特穆爾卒封其子托克托塔
密爾為忠義王未幾卒已而忠順王卒亦封其子達斡
達實哩為忠順王五年遣使三貢廷議以為煩定令每
年一貢初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為西域要道欲
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為西隣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

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哈喇輝其
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衆心離渙國勢漸衰及達
斡達實哩立都督丕勒納潛通衛拉特孟克布哈等謀
殺王布哈王父在時納沙州叛亡百餘家屢敕王令還
止遣其半其貢使又數辱驛吏卒呵叱通事當四方貢
使大宴日惡言詬詈天子不加罪但令慎擇使臣以是
益無忌其地北衛拉特西土魯番東沙州罕東赤斤諸
衛悉與構怨由是鄰國交侵罕東兵抵城外掠人畜去

沙州赤斤先後兵侵皆大獲衛拉特酋額森王母南達
實哩弟也亦遣兵圍哈密城殺頭目俘男婦掠牛馬駝
不可勝計取王母及妻北還脅王往見王懼不敢往數
遣使告難敕令諸部修好迄不從惟王母妻獲還十年
額森復取王母妻及弟并賽瑪爾堪貢使百餘人掠之
又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實懼額森十三年夏親詣
衛拉特居數月方還而遣使誑天子謂守朝命不敢往
天子為賜敕褒嘉已知其詐嚴旨詰責然其王迄不能

自振會額森方東犯不復還故土以是哈密獲少安景泰三年遣其臣納喇蘇朝貢請授官先是使臣至京必加恩命是時于謙掌中樞言哈密世受國恩乃敢交通衛拉特今雖歸款心猶譎詐若加官秩賞出無名乃止終景泰世使臣無授官者天順元年達翰達實哩卒弟布拉噶遣使告哀即封為忠順王時都指揮馬雲使西域聞迤北酋伽嘉色凌梗道不敢進會哈密王報道已通雲乃行至哈密而賊兵實未退且謀劫朝使帝疑王

與賊通遣使切責四年王卒無子母南達實哩主國事
初額森被誅其弟巴圖王及從子烏固納走居哈密王
母為上書乞恩授巴圖王都督僉事烏固納指揮僉事
自布喇噶之亡親屬無可繼命國人議當襲者頭目安
扎等言托歡特穆爾外孫博迪穆爾官都督同知可繼
王母謂臣不可繼君而安定王阿爾察與忠順王同祖
為請襲封七年冬奏上禮官言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
謀據其地勢危急乞從其請帝命都指揮賀玉往至西

寧逗遛不進哈密使臣科爾羅哈雅請先行又不許帝

速玉下吏改命都指揮李珍而敕安定罕東護使臣偕往
阿爾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珍乃返哈密素衰微又
婦人主國衆益離散伽嘉色凌東隙襲破其城大肆殺
掠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
廷不能援但敕其國人速議當繼者而已其國以殘破
故來者日衆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百
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

益之費非策帝下廷臣議定歲一入貢不得過二百人
制可明年兵部言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
故土從之已而貢使言其地饑寒男婦二百餘人隨來
丐食不能歸國命人給米六斗布二疋遣之初國人請
立博迪穆爾以王母不肯無王者八年至是頭目交章
請詞極哀乃擢博迪穆爾為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
誥印五年王母陳老病乞藥物帝即賜之尋與衛拉特
土魯番遣使三百餘人來貢邊臣以聞廷議貢有定期

今前使未回後使又至且衛拉特強寇今乃與哈密偕
非哈密挾其勢以邀利即衛拉特假其事以窺邊帝乃
却其獻令邊臣宴賚遣還貢使堅不受賜必欲親詣闕
下乃命遣十之一赴京八年博迪穆爾子哈商以父卒
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
魯番素勒坦阿里乘機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以忠
順王孫女為妾據守其地九年四月事聞命邊臣謹戒
備敕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知李文右

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畧抵肅州遣錦衣千戶馬俊奉敕
往諭時阿里留其妹塔伊蘭守哈密而已攜王母金印
已返土魯番俊至諭以朝命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
伊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即日西來阿里乃宴勞俊等王
昇王母出見王母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為我奏天
子速發兵救哈文等以聞遂檄都督哈商及赤斤罕東
默克埒諸部集兵進討十年冬兵至布隆吉爾川諜報
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

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埒輝和爾之衆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帝乃命哈商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文等無功而還土魯番久據哈密衛命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十八年春哈商糾罕東赤介二衛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已所部共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王朝遠以聞帝喜賜敕獎勵并獎二衛朝遠請封哈商為王且言魯番亦革心向化與哈商議和宜

乘時安撫取還王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哈
密國人亦乞封哈商為忠順王土魯番阿里已死而其子
阿哈瑪特嗣為素勒坦偽與哈商結婚誘而殺之仍令
伊蘭據其地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來奔求救廷臣請
諭土魯番貢使令復還侵地并敕赤斤罕東共圖興復
明年哈密舊部綽卜托等率衆攻伊蘭殺其弟奪其叛

臣哲盤布等人畜以歸事聞進秩加賞先是哈商遣使來貢未還而溝難其弟恩克保刺率部衆逃之邊方朝命以賜哈商者還賜其弟阿哈瑪特之去哈密也止留六十人佐伊蘭阿穆呼朗覘其單弱請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斬獲甚多有詔獎賚當是時阿黑麻桀傲甚自以地遠中國屢抗天子命及破哈密貢使頻至朝廷仍善待之由是益輕中國帝乃薄其賜賚或拘留使臣却其貢物勅責令悔罪已訪獲忠順

王族孫善巴將輔立之阿哈瑪特漸警懼三年遣使叩
關願獻還哈密及金印釋其拘留使臣天子納其貢仍
留前使者明年果以城印來歸乃從馬文升言還其所
拘留使臣文升又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
回回輝和爾哈喇輝三種北山又有錫呼圖默克埒相
侵逼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善巴乃
故忠順王托克托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天子以為然而
諸番亦共奏善巴當立五年春立善巴為忠順王賜印

誥冠服及守城戎器擢阿穆呼朗都督僉事與都督同
知恩克保喇共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犒賜不得皆怨
阿穆呼朗又引默克埒人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特怒
六年春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善
巴與阿穆呼朗據達都拉以守達都拉華言大土臺也
圍三日不下阿穆呼朗急調默克埒衛拉特二部兵來
援俱敗去乃執善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守
并移書邊臣訴阿穆呼朗罪時土魯番先後貢使皆未

還邊臣以其書不遜且僭稱可汗乞命將遣兵先勦除伊
蘭然後直抵土魯番馘阿哈瑪特之首取還善巴否則
降敕嚴責令還善巴乃宥其罪廷議從後策令守臣拘
貢使縱數人還齎敕曉示禍福帝如其請命廷推大臣
赴甘肅經略初哈密變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
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
利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
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強本兵未可遠

出乃推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緹諫二人帝賜敕
指授二人而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
獻還侵地駐甘州待之明年阿哈瑪特遣使叩關求貢
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乞宥罪廷議先已降敕今若再
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
使且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與守臣檄罕東赤斤
諸部兵直擣哈密襲斬伊蘭如無機可乘則封嘉峪關
毋納其使善巴雖封王其還與否於中國無損益宜別

擇賢者代之帝以善巴既與中國無損益則哈密城池已破如獻還當若何處之廷臣復言善巴乃安定王沁本之姪忠順王之孫向之封王欲令鎮撫一方爾今被擄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犒賚安定王諭以不復立之故令都督恩克保喇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舍音浩善哈喇輝都督拜達勒默色等分領三種番人以輔之且修濬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善巴未

還不必索取我不急善巴彼將自還也帝悉如其言敕諭海等海等見敕書將棄善巴甚喜即逐其貢使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八年正月至京言官交章劾其經略無功並下吏貶秩而哈密終不還文升銳意謀興復用許進巡撫甘肅以圖之進偕大將劉寧等潛師夜襲伊蘭逸去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自明初以來官軍無涉其地者諸番始知畏阿哈瑪特亦欲還善巴然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

虞寇阿黑瑪特果復來攻固守不下訖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時哈密無王恩克保喇為之長十年遣其黨舍音浩善等來貢給幣帛五千酬其直使臣猶久留大肆咆哮禮官徐瓊等極論其罪乃驅之去時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哈瑪特阿哈瑪特悔送還善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

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善巴
前議廢今使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
密城塹令復舊業帝悉從之冬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務經理哈密十一年秋越言哈密不可棄善巴亦不可
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
種番人及赤斤罕東錫呼圖默克埒諸部以獎前勞績
且責後效帝亦報可自是哈密復安土魯番亦修貢惟
謹思克保喇者哈商弟也與善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

善巴娶哈商女與之結好善巴嗜酒拮据失衆心部下
阿保喇等咸怨十七年春陰搆阿哈瑪特迎其幼子哲
爾特穆爾主哈密善巴懼挈家走苦峪思克保喇與舍
音浩善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為番衆所服令還輔善巴
與百戶董傑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保喇與其黨
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思克保喇等謀召阿保
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善巴還哈密哲爾
特穆爾還土魯番哲爾特穆爾年十三其母即哈商女

也聞父已死兄莽蘇爾嗣為素勒坦與諸弟相讐殺懼不敢歸願倚恩克保喇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善巴隙居之甘州十八年冬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自稱素勒坦命封為忠順王正德三年舍音浩善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攜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舍音浩善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治兩戒諭之舍音浩善自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初巴雅濟嗣職莽蘇爾與通和且遣使求哲爾特穆爾邊臣言與

之便樞臣謂土魯番稔惡久今見我扶植哈密聲勢漸
張乃卑詞求貢以還弟為名我留其弟正合古人質其
親愛之意不可遽遣帝從之六年始命舍音浩然偕都
督瑪哈拉薩三送之西還至哈密恩克保喇欲止之二
人不可護至土魯番遂以國情輸莽蘇爾且誘巴雅濟
叛巴雅濟素昏愚性又淫暴心怵屬部害已而莽蘇爾
又甘言誘之即欲偕恩克保喇同往不從奔肅州八年
秋巴雅濟棄城叛入土魯番莽蘇爾遣和卓塔智迪音

據哈密又遣和卓哈穆特赴甘肅言巴雅濟不能守國
莽蘇爾遣將代守乞犒賜九年四月事聞命都御史彭
澤往經略澤未至賊遣兵分掠苦峪沙州聲言予我金
幣萬即歸城印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
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莽蘇爾偽許之
澤即畀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十一年五月拜疏
言臣遣通事往宣國威要以重賞其悔過效順即以
金印及哈密城付之瑪哈拉薩三舍音浩善二人召還

塔智迪音并還所奪赤斤衛印惟忠順王在他所未還
請錄效勞人役功賜臣骸骨歸田里帝即令還朝忠順
王迄不返塔智迪音亦不肯退復要重賞始以城來歸
明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得莽蘇爾牒謂巴雅濟
不可復位即還故土已失人心乞別立安定王沁本後
裔此言良然如必欲其復國乞救莽蘇爾兄弟送還仍
厚賜緡帛冀其效順廷議經略西陲已踰三載而忠順
迄無還期宜與師絕貢不可遂其要求損我威重但城

印歸國體具在宜赦責莽蘇爾背負國恩求取無厭仍
量賜其兄弟令其速歸忠順不從則閉關絕貢嚴兵為
備從之初舍音浩善與莽蘇爾深相結故首倡逆謀已
而有隙莽蘇爾欲殺之大懼求塔智迪音為解許賂幣
千五百匹期至肅州昇之且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
蘇爾喜令與其婿瑪哈穆特俱入貢以覘虛實且徵其
賂邊臣以同來和卓撒哲爾乃和卓塔智迪音弟懼其
變并其黨呼都克賽音羈之甘州而督舍音浩善出關

懼不肯去塔智迪音聞其弟被拘怒復又奪哈密城請
莽蘇爾移居之分兵脅據沙州擁衆入寇至托爾壩遊
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黃榮王琮各率兵往禦
寧先抵沙子壩遇賊賊悉衆圍寧而分兵綴諸將寧所
部七百人皆戰沒賊薄肅州城索所許幣副使陳九疇
固守且先絕其內應賊知事洩慮援兵至大掠而去十
二年正月羽書聞廷議復命彭澤總制軍務偕中官張
永都督卻永率師西征賊還至瓜州副總兵鄭廉合恩

克保喇兵擊敗之斬七十九級賊乃遁去又與衛拉特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澤等乃罷行先是舍音浩善與子穆爾瑪哈穆特塔和卓瑪哈穆特及其黨實保伊德俱以內應繫獄實保伊德被捶死及事平械舍音浩善赴京下刑部獄其子仍繫甘州實保伊德子穆爾瑪哈穆特者舍音浩善埜塔也以入貢在京探知王瓊欲傾彭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寃下錦衣獄會兵部法司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

勘至於澤無所生瓊怒劾澤欺罔辱國斥為民生昆九
疇激變逮下吏並獲重譴明年舍音浩善亦減死遂賣
緣錢寧與其壻得侍帝左右帝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
揮扈駕南征莽蘇爾犯邊後屢求通貢不得十五年歸
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屬復求貢廷議許之而王迄
不還巡按御史潘倣力言貢不當許不聽明年世宗嗣
位楊廷和以舍音浩善稔中國情竇歸必為邊患於遺
詔中數其罪并其子壻伏誅而用陳九疇為甘肅巡撫

時莽蘇爾比歲來貢朝廷待之若故亦不復問忠順王
嘉靖三年秋擁二萬騎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九疇及總
兵官姜瓖等力戰敗之斬塔智迪音賊乃却去事聞命
兵部尚書金獻民西討抵蘭州賊已久退乃引還九疇
因力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可之明年秋
賊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冒而以大眾抵南山九疇
時已解職他將援兵至賊始遁當是時番屢犯邊城當
局者無能振國威為邊疆復讐雪恥而一二新進用事

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獄起百戶王邦奇者素憾
楊廷和彭澤六年春上言今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
賂番求和廷和論殺舍音浩善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
可復邊境無虞桂萼張璉輩欲藉此興大獄斥廷和澤
為民盡置其子弟親黨於理有自殺者復遣給事錦衣
官往按番酋伊蘭言非敢獲罪天朝所以犯邊由冤殺
舍音浩善實保伊德二人故今願獻還城印贖前罪事
下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番酋乞貢數四先已下總制

尚書王憲因其貢使鐫責所請當不妄第其詞出伊蘭
非真求貢之文或詐以款我若果悔罪必先歸城印及
掠人畜械送首惡稽首關門方可聽許帝納之夢以前
獄未竟必欲重興大獄請留質伊蘭遣譯者諭其主還
侵地而與禮兵二部尚書方獻夫王時中等協議為挑
激之詞言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詆飾
亦事發有因宜遣官嚴毅激變虛實用服其心其他具
如前議九疇報捷時言莽蘇爾伊蘭已斃礮石下二人

未死帝固疑之覽萼等議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
切責九疇欲置之死而戒首輔楊一清勿黨庇遂遣官
逮九疇尚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
七年正月九疇逮至下獄萼等必欲殺之并株連廷和
澤刑部尚書胡世寧力救帝稍悟免死戍邊澤獻民等
皆落職番酋氣益驕而萼又薦王瓊督三邊盡釋還九
疇所繫番使許之通貢番酋迄不悔罪侮玩如故時以
伊蘭獲罪其主率部衆來歸邊臣受之莽蘇爾怒其部

下和爾納咱爾引衛拉特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鶴堡
值賽瑪爾堪貢使在堡中賊呼與語遊擊彭濬急引兵
擊之賊言欲問信通和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
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衛拉特詞多悖謾瓊希時貴指
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并
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章下兵部初胡世寧之救陳九
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巴雅濟久歸土魯番即還故土
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早已歸之哈

喇輝和爾二族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
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誰
與為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强辱我皇命徒
使再得城印為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
寧交趾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
則閉關絕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
至是世寧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欲取我肅州
則漸置奸回於內地事覺則多縱反間傾我輔臣乃者

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
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
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
自相牴牾霍韜又以賊無印信番文為疑臣謂即有印
信亦安足據第毋墮其術中以間我忠臣弛我邊備斯
可矣伊蘭本我屬峇為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
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於興復哈密臣
等竊以為非中國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

為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為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會同甘肅守臣遣番使歸諭莽蘇爾詰以入寇狀倘委為不知則令械送和爾納咱爾或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并行賊知斂戢更教瓊為國忠謀力求善後之策以通番納貢為權宜足食固圉為久計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瓊熟計詳處毋輕信番言

至明年甘肅巡撫唐澤亦以哈密未易興復請專圖自治之策瓊善之據以上聞帝報可自是置哈密不問土魯番許之通貢西陲藉以息肩而哈密後為實保伊德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朝廷猶令其比歲一貢異於諸番迄隆慶萬厯朝猶入貢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柳城一名魯城又名柳陳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大州七十里去哈密千里東經

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傳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侶多迷
死出大川渡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即柳
城也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捺麥豆麻
有桃李棗瓜胡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
子葡萄畜有牛羊馬駝節候常和土人純朴男子推結
婦人蒙帛布其語音類輝和爾永樂四年劉特穆爾使
巴什伯哩因命齋絲幣賜柳城酋長明年其萬戶幹齊
爾卽遣使來貢七年傅安自西域還其酋復遣使隨入

貢帝即命安齋綺帛報之十一年夏遣使隨拜阿爾奇
台入貢冬萬戶觀音努再遣使隨安入貢二十年與哈
密共貢羊二千宣德五年頭目阿哈巴克什來貢正統
五年十三年並入貢自後不復至柳城密適火州土魯
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長入貢多與之偕後土魯番強
二國並為所滅

火州又名哈喇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即
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為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

為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嘗入貢元名火州與定安庫森
諸衛統號輝和爾置達嚕噶齊監治之永樂四年五月
命鴻臚丞劉特穆爾護巴什伯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
其王子哈克繖明年遣使貢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
賈京師者甘涼軍士多私送出境洩漏邊務帝命御史
往按且敕總兵官宋晟嚴束之七年遣使偕哈黑賽瑪
爾堪來貢十一年夏都指揮拜阿爾奇台遣使偕安迪
干寶喇斯等九國來貢秋命陳誠李暹等以璽書文綺

紗羅布帛往勞十年冬遣使隨誠來貢自是久不至正
統十三年復貢後遂絕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
氣候熱五穀畜產與柳城同城方十餘里僧寺多於民
居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漢戍已校尉所治西北連巴
什伯里國小不能自立後為土魯番所并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
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
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為回鶻所據

嘗入貢元設萬戶府永樂四年遣官使巴什伯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音特穆爾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六年其國番僧沁賚率徒帕克沁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即授為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徒七人並為土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絕貢名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數遣官獎勞之二十年其酋伊奇爾徹爾與哈密共貢馬千三百匹賜賚有加已而伊奇爾徹爾為巴什伯里酋威蘇所逐走歸京師

天子憫之命為都督僉事遣歸故土伊奇爾徹爾德中國洪熙元年躬率部落來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還國病卒三年其子孟克特穆爾來朝已而都督蘇恰弟孟克特穆爾來朝命為指揮僉事五年都指揮僉事額森特穆爾來朝正統六年朝議土魯番久失貢因密實勒使臣還令齎鈔幣賜其酋巴爾穆爾明年遣使入貢初其地介和闐也巴什伯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為所并國日強其酋葉密里

和卓遂僭稱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
使入貢天順二年復貢其使臣進秩者二十有四人先
後命指揮曰全都指揮桑斌等使其國成化元年禮官
姚夔等定議土魯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
五年遣使來貢其酋阿里自稱蘇勒坦奏求海青鞍馬
蟒服綵帶器用禮官言物多違禁不可盡從命賜綵幣
器用明年復貢奏求和必斯箏鼓羅鐙高麗布諸物廷
議不許時土魯番愈強而哈密以無主削弱阿里欲并

之九年春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
廷命李文等經略無功而還阿里修貢如故一歲中使
來者三朝廷仍善待之未嘗一語嚴責貢使益傲求馴
象兵部言象以備儀衛禮有進獻無求索乃却其請使
臣復言已得哈密城池及衛拉特阿勒坦王人馬一萬
又收捕庫森并伊斯克頭目道拉和卓乞朝廷遣使通
道往來和好帝曰迤西道無阻不須遣官阿里果誠心
修貢朝廷不計前愆仍以禮待使臣復言亦斤諸衛素

與有仇乞遣將士護行且謂阿里雖得哈密止以物產
充貢願質使臣家屬於邊賜敕歸諭其王獻城印帝從
其護行之請而賜敕諭阿里獻王母城及印即和好如
初使臣還復遣他使再入貢而不還哈密十二年八月
甘州使臣言番使謂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
即獻還帝已却其貢使復俾入京時大臣專務姑息致
遐方小醜無顧忌十四年阿里死其子阿哈瑪特嗣為
素勒坦遣使來貢十八年哈密都督哈商潛師擣哈密

克之賊將伊蘭遁走阿哈瑪特頗懼朝議哈商有功將立為王阿哈瑪特聞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偽與結婚宏治元年躬至哈密城下誘哈商婦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襪諸物使至甘州而哈商之變已聞朝廷亦不罪但令還諭其主歸我侵地番賊知中國易與不奉命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拘使臣番賊稍懼三年春偕賽瑪爾堪貢獅子願獻還城印朝廷亦還其使臣禮官請却勿納帝不從及使還命內官張蒂

護行諭內閣草敕閣臣劉吉等言阿哈瑪特背負天恩
殺我所立哈商宜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
中國之憤或不即討亦當如古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
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
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無故召番人入內看戲獅
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下聞之咸為駭歎謂祖宗以
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之尊為竒獸之玩俾異言異
服之人雜還清嚴之地况使臣滿拉圖即罕慎外舅忘

主事雙言逆天無道而阿哈瑪特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
雖奉貢意實巨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
張芾之行彼使臣還國阿哈瑪特必謂中土帝王可通
情希寵大臣謀國天子不聽其奈我何長番人之志損天
朝之威莫甚於此疏入帝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
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飼獅日用
二羊十歲則七千二百羊矣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
歲則一萬八千人矣若絕其餼養聽其自斃傳之千載

實為美談帝不能用秋又遣使從海道貢獅子朝命却
之其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
從之當是時中外又安大臣馬文升耿裕輩咸知國體
於貢使多所裁損阿哈瑪特稍知中國有人四年秋遣
使再貢獅子願還金印及所據十一城邊臣以聞許之
果以城印來歸明年封善巴為忠順王納之哈密厚賜
阿哈瑪特使臣先所拘者盡釋還六年春其前使二十
七人還未出境後使三十九人猶在京師阿哈瑪特復

襲陷哈密執善巴以去帝命侍郎張海等經略優待其使俾得進見禮官耿裕等諫曰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謾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國體不可慎况此賊崛強無禮久蓄不庭之心所遣使臣必其親信腹心乃今出入禁掖不無防閑萬一奸宄窺伺潛逞逆謀雖悔何及今其舍音浩善莽蘇爾等宴賚已竣猶不肯

行曰恐朝廷復宣召夫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獅子野獸
不足為奇何至上煩鑿輿屢加臨視致荒徼小醜得覲
聖顏藉為口實疏入帝即還張海等抵甘肅遵朝議却
其貢物羈前後使臣一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永
絕貢道而巡撫許進等又潛兵直擣哈密走伊蘭阿哈
瑪特漸懼其鄰邦不獲貢胥怨阿哈瑪十年冬送還善
巴款關求貢廷議許之十二年其使再求命前使安置
廣東者悉釋還十七年阿哈瑪特死諸子爭立相仇殺

已而長子莽蘇爾嗣為素勒坦修貢如故明年忠順王善巴卒子巴雅濟襲昏愚失道國內益亂而莽蘇爾桀黠變詐踰於父復有吞哈密之志正德四年其弟哲爾特穆爾在甘州貢使乞放還朝議不許乃以甘州守臣奏送還還即以邊情告其兄共謀為逆九年誘巴雅濟叛復據哈密朝廷遣彭澤經畧贖還城印其部下塔智迪音復據之且導莽蘇爾犯肅州自是哈密不可復得而患且中於甘肅會中朝大臣自相傾陷番酋覘知之

益肆詭構賊腹心得侍天子中國體大虧賊氣焰益盛
十五年復許通貢甘肅巡按潘倣言賊犯順殺戮擄掠
慘不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萬一乎數年以來
雖嘗閉關未能問罪今彼以困憊求通且將窺我意向
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不以此時稍正其罪將
益啟輕慢之心招反覆之釁非所以尊中國馭外番也
况彼番文執難從之詞亦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
為侮慢不恭之語其變詐已見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

常盡畧彼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冒恩禮飽饜賞
饋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既足驕志復萌少不慊心
動則藉口反覆之讐且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
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為
臣謂宜乘窘迫之時聊為懼伏之計雖納其悔過之詞
姑阻其來貢之使降救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
其番文可疑者詳加詰問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
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久時王瓊力主款議不納其言

明年世宗立賊腹心舍音浩善伏誅失所恃再謀犯邊
嘉靖三年寇肅州掠甘州四年復寇肅州皆失利去於
是卑詞求貢會璵等起封疆之獄遂陰庇莽蘇爾再
許之貢議已定賊黨伊蘭者本朝森人幼為番掠長而
黠健阿里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為西陲患至是獲罪
其主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來降有特穆爾克圖時巴
者俱沙州番族土魯番役屬之歲徵婦女牛馬不勝暴
亦率其族屬數千帳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莽蘇爾怒

使其部下和爾納爾引衛拉特寇肅州不勝則復遣使求貢總督王瓊請許之詹事霍韜言番人攻陷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可虞者一哈密城池雖稱獻還然無實據何以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衛拉特內擾河西而邊警無時息矣可虞者二伊蘭

為番酋腹心擁衆來奔而被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詐降
以誘我他日犯邊曰納我叛臣也我不歸叛臣彼不歸
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終無興復之期可虞
者三伊蘭之來日給廩餼所費實多猶曰羈縻之策不
獲已也倘番酋擁衆叩關索彼叛人將予之耶抑拒之
耶又或伊蘭包藏禍心構變於內內外協應何以禦之
可虞者四或曰今陝西饑困甘肅孤危哈密可棄也臣
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陝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

以哈密難守即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昔
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裔族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
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孰能興
之今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能守哈密者即畀金印俾和
輯諸番為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順之裔而立焉多見
其固也疏入帝嘉其留心邊計下兵部確議尚書胡世
寧等力言伊蘭不可棄哈密不必興復請專圖自治之
策帝深納其言不復問西河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忠順

王存亡置不復問河西稍獲休息而莽蘇爾桀傲益甚
矣十二年遣使奏三事一請追治巡撫陳九疇罪一請
官議和一請還叛人伊蘭詞多悖慢朝廷不能罪但戒
以修職貢無妄言然自舍音浩善誅塔智迪音陣歿伊
蘭又降失其所倚賴勢亦漸孤部下各自雄長稱王入
貢者多至十五人政權亦不一十五年甘肅巡撫趙載
陳邊事言番酋屢服屢叛我撫之太厚信之太深愈長
其奸狡今後入犯宜戮其使臣徙其從人於兩粵閉關

拒絕即彼悔罪亦但許奉貢不得輒還從人彼內有所
牽外有所畏自不敢輕犯帝頗採其言二十四年莽蘇
爾死長子沙嗣為素勒坦其弟瑪哈穆特亦稱素勒坦
分據哈密已而兄弟讐殺瑪哈穆特乃結婚衛拉特以
抗其兄且墾田沙州謀入犯其部下來告瑪哈穆特乃
叩關求貢復求內地安置邊臣諭止之乃還故土與兄同處
總督張珩以聞詔許其入貢定令五歲一貢其後貢期
如令而來使益多逮世宗末年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

朝廷重違其情咸為給賜隆慶四年瑪哈穆特嗣兄職
遣使謝恩其弟索費等三人亦各稱素勒坦遣使來貢
禮官請裁其犒賜許附瑪哈穆特隨從之數可之迄萬
厯朝奉貢不絕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考證

按卷內改譯各名過多難以增刪勻刻擬將全卷另刊
謹識

哈密傳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
臣方煒按一千六百

里考王世貞哈密志一千五百里謹識

哈密傳乃封為忠順王賜金印
臣方煒按哈密志及

識大錄賜忠順王金印時即其地置赤斤蒙古軍東

安定阿敦庫森諸衛凡西域天方等三十六國貢使
至者悉由哈密譯文謹識

哈密傳又以周安為忠順王長史劉行為紀善輔導

臣方煒按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輔導考哈密志
及識大錄係托克扎嗣爵時事也傳獨載于被逐還
王後序次互異謹識

哈密傳封其子達幹達實哩為忠順王
臣方煒按達

幹達實哩舊作倒瓦答失哩考獻徵錄及識大錄云

倒瓦答失里其別號也本名哈里素勒坦謹識

哈密傳四年王卒無子母南達實哩主國事

臣方燁

按哈密志布拉噶嘗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南達實哩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謹識

哈密傳初國人請立博迪穆爾以王母不肯無王者八年

臣

方燁按哈密志王母不肯以其非族類不宜

立蓋博迪穆爾者忠義王托歡特穆爾外孫也謹識

哈密傳土魯番素勒坦阿里乘機襲破其城臣方煒

按哈密志及識大錄云莽阿里約王母同去劫掠赤斤蒙古王母不從因乘機襲破其地執王母謹識

哈密傳土魯番阿里已死而其子阿哈瑪特嗣為素勒

坦偽與哈商結婚誘而殺之臣方煒按素勒坦誘

殺哈商傳未詳其原委考哈密志及識大錄時哈商貪而殘失衆心阿哈瑪特已壯曰哈商輝和爾種也

非托克托貴族安得王王哈密當我因好語哈商曰
吾與爾姻哈商喜許阿哈瑪特使哈商項經結盟而
從後殺之謹識

哈密傳五年春立善巴為忠順王

臣方煒按傳內所

稱恩克保喇者輝和爾大頭目阿穆呼朗者哈喇輝
大頭目舍音浩善者回回大頭目也詳識大錄謹識
哈密傳且僭稱汗

臣

方煒按阿哈瑪特自稱汗畧罕

東諸衛聲取甘州於是戍其使四十餘人詳獻徵錄

謹識

哈密傳進偕大將劉寧等潛師夜襲伊蘭逸去

臣方

煒按獻徵錄阿哈瑪特留其將伊蘭守哈密時精兵
不過四百許進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
獲善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謹識

哈密傳命都御史彭澤往經畧

臣

方煒按哈密志彭

澤督師往討時鄧璋為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制
莫適任也宜罷遣不從傳畧之謹識

哈密傳先是舍音浩善與子孫爾瑪哈穆特塔和卓瑪
哈穆特及其黨實保伊德俱以內應繫獄

臣方煒

按識大錄舍音浩善等以內應繫獄時賊至城中軍
士皆出戰諸番果欲為內應不得發陳九疇乃戮其
懈守者數人搜諸通謀者百二十餘人皆繫之謹識

哈密傳世宗嗣位楊廷和以舍音浩善稔中國情實歸
必為邊患

臣方煒按哈密志世宗嗣位給事御史

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成之起彭澤

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於獄為甘肅巡撫較史特詳
謹識

哈密傳嘉靖三年秋擁二萬騎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九
疇及總兵官姜奭等力戰敗之

臣方煒按識大錄

莽蘇爾寇甘肅時陳九疇與姜奭趙鎮等敗之夜間
道行抵肅使人結衛拉特內外夾攻又敗之謹識

哈密傳甘肅巡撫唐澤亦以哈密未易興復請專圖自
治之策

臣

方煒按唐澤與劉濂嘗疏曰今之處土

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撫之以恩則驕滋
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
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語詳哈密志
謹識

火州傳宋時回鶻居之

臣方煒按廣輿記火州其地

有回鶻居故又名回鶻謹識

火州傳其地多山青紅若火

臣方煒按廣輿記及皇

輿考火州有火焰山山中嘗有烟氣湧起如雲霧至

夕光焰若炬照見禽鳥皆赤采傳云青紅若火當指此謹識

火州傳天子亦數遣官獎勞之臣方煒按識大錄永

樂七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謹識

火州傳五年都指揮僉事額森特穆爾來朝臣方煒

按識大錄宣德五年萬戶賽音特穆爾與火州王哈克繖柳陳萬戶幹齊爾俱貢馬及玉璞謹識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九百二十三

史部

明史卷三百三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

西番諸衛

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諸衛

安定衛

阿敦衛

庫森衛

赤斤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罕東左衛

哈瑪爾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為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庫為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設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

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番宣慰使司索諾木布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鎮西武靖王布諾爾亦以吐番諸部來納款冬索諾木布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四年正月設河州衛命為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多爾濟旺嘉努並為指揮僉事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其酋長為之布納羅等亦至京師為靖南衛指揮同知其儕桑結多爾濟為高昌衛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衛自是番酋日

至尋以降人馬梅汪幹拉並為河州衛指揮僉事又遣西寧州同知李能格等招撫其首長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寧州為衛以能格為指揮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馬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趙成齋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相率詣闕謝恩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

納琳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等討之又命李文忠
往籌軍事英等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
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帝
報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衛
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軍守洮
州餉艱民勞帝降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
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
人將復為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

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
違秋索諾木布及鎮撫劉溫各攜家屬來朝諭中書省
臣曰索諾木布自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遣使烏斯藏
遠涉萬里及歸所言皆稱朕意今以家屬來朝宜加禮
待乃賜米麥各三十石劉溫三之一英等進擊番寇大
破之盡禽其魁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數十萬自是羣
番震懼不敢為寇十六年青海酋長實喇卜等七人來
歸賜文綺寶鈔時岷州亦設衛番人歲以馬易茶馬日

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聶至河州召必里克蕃族以勅諭之爭出馬以獻得萬三百餘匹給茶三十餘萬勅命以馬畀河南山東陝西騎士帝以諸衛將士有擅索番人馬者遣官齎金銅信符敕諭往賜涼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諸蕃族諭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否則偽械至京

罪之自是需求遂絕初西寧番僧薩喇為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刹於碾白南州以居其衆至是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薩喇為都綱司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為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番僧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由是諸

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其他族種如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歲一奉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宣德元年以協訖安定庫森功加國師多斯巴戩凌等五人為大國師給誥命銀印秩正四品加喇嘛珠卜星等六人為禪師給敕印秩正六品正統五年敕陝西鎮守都督元帥鄭銘都御史陳鑑曰得奏言河州番民凌戩等先因避罪逃居結河里招集徒黨占

耕土田不注籍納賦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發兵討之朕念番性頑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師旅恐累及無辜宜使人撫諭令散遣徒黨還所掠牛羊兵即勿進否則加兵未晚爾等其審之番人果輸服七年再敕銘及都御史王翱等曰得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往歲阿哩袞等六族三千餘人列營歸德城下聲言交易後乃鈔掠屯軍大肆焚戮而哲依咱族番人屢於煖泉亭諸處潛為寇盜指揮張瑀禽獲二人止責償所盜馬縱

之使去論法瑀及永皆當究治今姑令戴罪爾等即遣
官偕三司堂上親詣其寨曉以利害令還歸所掠許其
自新不悛則進討蓋馭戎之道撫綏為先撫之不從然

後用兵爾等宜體此意番人亦輸服成化三年陝西副
使鄭安言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不過三之一餘皆
洮岷等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賜幣帛
製為戰袍以拒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國
帑而齎盜糧也章下吏部會廷臣議請行陝西文武諸

臣計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以聞報可已而奏
上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
為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擁衆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
翰等率兵禦之敗去獲所掠人口以歸五年巡按江孟
綸言岷州番寇縱橫村堡為虛頃令指揮后泰與其弟
通泰反覆開示生番思藏占藏等三十餘族酋長百六
十餘人熟番粟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
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

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熟番綠園一族怙惡不服兵部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綏犯順者克期勦滅帝納其言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練幣人二表裏帛如之鈔二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

小族一二人赴京餘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
自招徠又復冒送臣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吳玘等不
能嚴飭武備專事通番以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
令帝亦如其言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
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
號樂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首額布勒阿爾圖斯獲罪其
主擁衆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
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自是甘

肅西寧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擣其巢寇訶知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圖斯遁去嘉靖二年尚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為藩臣如先朝設安定庫森諸衛故事兵部尚書總制楊一清計度一清意在征討言寇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脇從番人然怨之入骨時欲報讐可用為間謀大舉勦絕議未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皆以兵寡餉誑議竟不行八年

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樞臣李承勳言番
為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
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相去
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略悉聽瓊便
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
彭斌分布士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
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
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

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即等
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
即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
族乃班師自是洮岷獲寧而西寧仍苦寇患十一年甘
肅巡撫趙載等言額布勒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布
爾該獨傾心向化求特默格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
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遣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衛所為
我藩籬於計為便疏甫上會河套酋濟農引衆西掠大

破額布勒營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布爾該一枝斂衆
自保由是西寧亦獲休息而納款之議竟寢及唐龍為
總制寇南掠松潘龍慮其回巢與諸番及他部勾結為
患奏行甘肅守臣繕兵積粟為殄滅計及龍去事亦不
行二十年正月布爾該獻金牌良馬求款兵部言寇果
輸誠通貢誠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
遣子入侍酋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
情實並條制馭之策以聞報可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

復業其議復寢二十四年設岷州隸鞏昌府岷西臨極
邊番漢雜處洪武時改土番十六族為十六里設衛治
之俾稍供徭役自設州之後徵發繁重人日困敝且番
人戀世官而流官又不樂居遙寄治他所越十餘年督
撫合疏言不便乃設衛如故時北部諳達猖獗歲掠宣
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圖必圖等數
萬衆襲據其地布爾該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
圖據松山必圖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諳達受

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必圖乃以焚修為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為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必圖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諳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諳達言必圖止因

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
宣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為便帝以責陝西督撫督
撫不敢違萬曆三年冬許必圖市於甘肅賓圖市於莊
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先是額布勒之據青海
邊臣猶以外寇視之至是以諳達故竟視若屬番諸酋
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為邊患而洮州之變乃起初洮
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負其物貨入掠內地他族亦乘機
為亂奸民以告河州叅將陳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與

我事洮州叅將劉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

將有隙總督石茂華聞之令二人及蘭州叅將徐勳岷

州守備朱憲舊洮州守備史經各引兵歷其境曉以利

害番人懼即還所掠人畜世英謂首惡未禽不可遽已

遂勦破之殺傷及焚死者無算軍律吹銅角乃退兵堂

挾前憾不待角聲而退諸部亦多引去憲經方深入搜

捕鄰番見其勢孤圍而殺之事聞帝震怒褫堂世英職

切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進討斬首百四十餘

級焚死者九百餘人搜孳畜數十羣諸番震恐遠徙來
降者七十一族斬送首惡四人生縛以獻者二人輸馬
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自必圖據
青海有徹辰台吉者河套酋吉納從子諳達從孫也從
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諳達助諳達雅欲往侵衛
喇特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疏請授必圖都督賜金
印且開茶市部議不許但補給以茶諳達既抵衛拉特
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

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
竄徙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而徹辰弟浩爾齊及諳
達庶兄子永什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必圖率衆掠
番並內地人畜詔絕其市賞諳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
還所掠執獻為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
順賚之銀幣即以牛羊賜其部人為惡者付之自治仍
許貢市諳達益感德而浩爾齊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
徹辰台吉約束之亦引罪輸服及諳達卒傳至孫徹哩

克勢輕不能制諸酋十六年九月永什卜部衆有闌入
西寧者副總兵李奎方被酒躍馬而前部衆控鞍欲懲
奎拔刀斫之衆遂射奎死部卒馳救之亦多死守臣不
能討遣使詰責但獻首惡還人畜而止以故無所憚愈
肆侵盜時必圖及徹辰台吉亦皆死必圖子宰桑移駐
莽拉川浩爾齊移駐尼恭川逼近西寧日蠶食番族不
復能支則折而為寇用徹哩克又西行助之勢益熾十
八年六月入舊兆州副總兵李聯芳率三千人禦之盡

覆七月復深入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
遊擊孟孝臣各將一軍禦之皆敗績遊擊李芳等死焉
西陲大震事聞命尚書鄭洛出經畧洛前督宣大軍撫
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遣使趣徹哩克東歸而大布
招番之令來者率善遇之自是歸附者不絕浩爾齊宰
桑二酋自知罪重又聞套酋布色圖來助大敗於水泉
口徹哩克復將還巢始懼徙帳去留其黨克卜圖等於
莽拉川明年總兵官尤繼先破走之洛更進兵青海焚

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人復業者至八萬餘人西陲
暫獲休息已復聚於青海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
以劉綎任之未幾永什卜諸部犯南川叅將達雲大破
之已連浩爾齊宰桑二酋犯西川雲又擊破之明年諸
酋復掠番族將窺內地綎部將周國柱禦之莽拉川又
破之二十七年糾叛苗犯洮岷總兵官蕭如薰等敗之
斬番人二百五十餘級寇八十二級撫降番族五千餘
人三十四年復入鎮番黑古城為總兵官柴國柱所敗

自是屢入鈔掠不能大得志時為陝西患者有三大寇
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
患猶不甚劇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屢為官軍擊敗自泚
州軼出番地諸將窮追復奔入塞內番族亦遭蹂躪十
五年西寧番族作亂總兵官馬曠督諸將五道進勦斬
首七百有奇巡撫三十八族而還明年冬李自成遣將
陷甘州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恩忠攻破之遂進掠青海
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

制熟番納馬中茶頗柔服後寢通生番為內地患自青海為寇所據番不堪剽殺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為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意矣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即法漢武叛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叅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

既分又動於利不敢為患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闖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者以太祖制馭為善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為婁羌唐為吐蕃地元封宗室布延特穆爾為寧王鎮之其地本名薩里輝和爾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通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羶帳為廬舍產多駝馬牛羊洪武三年遣使持

詔招諭七年六月布延特穆爾使其府尉滿達勒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太祖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王而分其地為阿敦阿珍儒新塔爾四部各錫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傅布延布哈來貢上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置安定阿敦二將從之乃封布延特穆爾為安定王以其部人實喇等為指揮九年命前廣東叅政鄭九成等使其地賚王及其部人衣幣明年王為實喇所弑王子巴咱爾實哩儻誅實喇實喇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

亂番將多爾濟巴勒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
印去其衆益衰二十五年藍玉西征徇阿珍川土酋司
徒喀藏等懼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
謁王乞授官以安部衆王為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命
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噶海和塔拉等
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誠還酋長隨之入朝
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永樂九年
遣官齎敕撫諭薩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

戶桑濟等三人為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并賜本衛指揮同知哈桑等銀幣未幾指揮多爾濟舒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克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為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遞減三年哈桑等遣使來貢奏與頭目薩勒嘉藏布等為指揮等官且請歲納孳畜什一並從之四年

徙駐科爾丹之地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薩勒嘉沙克嘉為其兄所殺部衆潰散子伊特盤丹流寓凌藏十一年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輟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巴勒珠江黃羊川安定指揮哈桑孫僧格及庫森指揮桑結斯等率衆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揮李英偕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軍及隆本國師賈實

勒嘉勒燦等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爾喀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禽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庫森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昌伯壽等進秩大軍既旋指揮哈桑等懼罪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帝並賜綵幣表裏以安其反側三年春賜安定及庫森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指揮僧格與罕

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違令不至其所轄巴勒納族
瞰僧格軍遠出盡掠其部內廬帳畜產事聞降敕切責
令速歸所掠違命則發兵進討已進僧格都指揮僉事
正統元年遣官齎敕諭安定王及僧格曰我祖宗時爾
順天命尊朝廷輸誠効力始終不替朝廷恩賚亦久而
弗渝肆朕嗣位爾等復遵朝命約束部下良用爾嘉茲
特遣官往諭朕意賜以幣帛宜益順天心篤忠誠保境
睦鄰永嘉太平之福三年僧格卒其子納南布嗣職九

年納南布率衆掠庫森人畜朝廷遣官諭還之不奉命
反劫其行李帝敕責之安定王追理王既奉命又陳詞
乞憐帝乃宥之諭以保國睦鄰之義十一年冬伊特盤
丹卒子凌戩干結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綽斯
塔克巴佐理國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請
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
入貢宏治三年凌戩干結勒卒子沁本襲賜齋糧麻布
諭祭其父先是哈密忠順王卒無子廷議安定王與之

同祖遣官擇一人為其後安定王不許至是訪求善巴於安定冊為忠順王命沁本遣送其家屬沁本怒曰善巴不應嗣王爵爵應歸綽爾吉綽爾吉者沁本弟也且邀厚賞兵部言陝巴實忠順王之孫素為國人所服前哈密無主遣使取應立者綽爾吉自知力弱不肯往今事定之後乃爾反覆所言不可從善巴迄得立然沁本以立非己意後哈密數被寇竟不應援十七年率眾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時蒙古大酋額布勒阿爾圖斯侵

據青海縱掠鄰境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阿敦衛在薩里輝和爾之地洪武八年置後為多爾濟
巴勒殘破其衛遂廢永樂四年冬酋長錫錫呼爾察等
來朝貢方物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即授錫錫等為指揮
僉事洪熙時庫森首桑結斯邀劫掠朝使脅阿敦指揮
囉丹偕行已大軍出征索囉丹懼率部衆遠竄失其印
宣德初遣使招撫索囉丹猶不敢歸依庫森雜處六年
春西寧都督史昭言庫森衛章扎罕等本別一部因其

父助桑結斯為逆竄處巴勒諸江其地當烏斯藏孔道
恐復為亂宜討之帝敕昭曰殘寇窮迫無地自容宜遣
人宥其罪令復故業於是章扎罕率所部還居托爾谷
舊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揮同知令掌衛事以
指揮僉事布達烏克副之章扎罕因言阿敦故城在回
回境去托爾谷尚一月程朝貢艱乞移本土為便天子
從其請仍給以印賜璽書撫慰之迄正統朝數入貢後
不知所終其時西域地亦有名阿敦者貢道從哈密入

與此為兩地云

庫森衛東接安定在肅州西南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
元設庫森達林元帥府洪武時酋長入貢命設庫森衛
官其人為指揮後遭多爾濟巴勒之亂部衆竄亡併入
安定衛居阿真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桑桑結斯
桑濟等奏安定庫森本二衛後合為一比遭土番巴圖
侵擾不獲寧居乞仍分為二復先朝舊制從之即令桑
濟為指揮使掌衛事桑結斯副之又從其請徙智約特

旺珪之地自是屢入貢洪熙時桑結斯偕安定部首劫殺朝使已大軍往討桑結斯率衆遠遁不敢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業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實喇罕等入朝謝罪貢駝馬待之如初尋擢桑結斯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誥命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還言桑結斯數率部衆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為大將軍左右叅將趙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寧諸衛軍

及安定罕東之衆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桑結斯先遁其黨托克托布哈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托克托布哈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自是西番震懼桑結斯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戶嘉勒圖等四人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其地并歸其俘七年其指揮納囊干言往者安定之兵從討庫森臣二女四弟及指揮僧格等家屬被掠

者五百人今桑結斯已蒙赦宥而臣等親屬猶未還望
聖明垂憐天子得奏惻然語大臣曰朕常以用兵為戒
正恐濫及無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即敕安定王伊盤
特丹等悉歸所掠其年桑結斯卒命其子都哩嗣職賜
敕勉之十年擢納囊干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職者八
十九人正統七年遣使貢玉石成化時土魯番強被其
侵掠弘治中安定王子善巴居庫森廷議哈密無主迎
為忠順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爾圖斯額布勒竄居青

海庫森為所蹂躪部族竄徙其衛遂亡明初設安定阿
敷庫森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
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時甘州西南
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諸衛盡亡後額布
勒據青海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遷徙之衆
又環列甘肅肘腋獷悍難馴於是河西外防大寇內防
諸番兵事日亟

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

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駟馬城並設墩臺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漢燉煌郡地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元如之屬沙州路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獲蒙古平章呼圖克特穆爾進至赤斤站獲幽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師還復為蒙古部人所據永樂二年九月有塔爾尼者自稱丞相庫準子率所部男婦五百餘人自哈喇圖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爾尼為千戶賜誥

印綵幣襲衣八年回回噶爾瑪雅叛於肅州約塔爾尼
為援拒不應而率部下禽賊六人以獻天子聞之喜詔
改千戶所為衛擢塔爾尼指揮僉事其部下授官者三
人明年遣使貢馬又明年以匿叛賊婁達袞將討之用
侍講楊榮言止兵勿進而賜敕詰責塔爾尼即禽婁達
袞來獻天子嘉之進秩指揮同知賜賚甚厚久之卒子
且旺沙克嘉襲修貢如制進指揮使宣德二年再進都
指揮同知其僚屬亦多進秩正統元年其部下指揮可

兒即掠西域阿敦貢物殺使臣二十一人賜敕切責令
還所掠尋與蒙古托歡特穆爾孟克布哈戰勝之使來
獻捷進都指揮使五年朝使往來哈密者且旺沙克嘉
具餼糧騾馬護送擢都督僉事又明年天子聞其部下時
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貢使遣敕切責時
衛拉特兵強數侵掠鄰境且旺沙克嘉懼欲徙居肅州
天子聞而諭止之令有警馳報邊將八年衛拉特酋額
森遣使送馬及酒欲娶且旺沙克嘉女為子婦娶沙州

琨濟楞女為弟婦二人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
天子以衛拉特方強其禮意不可却諭令各從其願並
以此意諭額森而二人終不欲明年且旺沙克嘉稱老
不治事詔授其子阿蘓都督僉事代之額森復遣使求
婚且請親人往受其幣物阿蘓虞其詐拒不從而遣人
乞徙善地天子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率頭目圖自強
又以其飢困令邊臣給之粟所以撫恤者甚至先是庫
準娶西番女生塔爾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揮索和爾

珍格古嘉二人各分所部為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爾尼蒙古人居右帳屬索和爾珍而自領中帳後庫準卒諸子來歸并授官至是阿蘓勢盛欲兼并右帳屢相讐殺索爾和珍不能支愬於邊將欲以所部內屬邊將任禮遣赴京請發兵收其部落帝慮其部人不願內徙仍遣索爾和珍還甘肅而令禮往取其孥十三年邊將護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揮總爾嘉勒等率眾圍其城聲言報怨官軍出擊之獲總爾嘉勒已而逃去事

聞敕責阿蘓令縛獻犯者景泰二年也先復遣使持書
求婚會阿蘓他往其僚屬以其書來上兵部尚書于謙
言赤斤諸衛久為我藩籬額森無故招降結親意在撤
我屏蔽宜令邊臣整兵慎防并敕阿蘇悉力捍禦有警
馳報發兵應援從之五年額森益圖兼并遣使齎印授
阿蘓脅令臣服阿蘓不從報之邊臣會額森被殺獲已
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使西域命賜阿蘓綵幣俾護送
往還尋進秩左都督成化二年卒子幹薩塔爾請襲即

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揮幹布數侵盜邊境邊將誘致之送京師天子數其罪賜賚遣還六年其部人以幹薩塔爾幼弱其叔父且巴等二人為部族信服乞命為都督理衛事幹薩塔爾亦上書乞予一職協守邊方帝從其請並授指揮僉事明年幹薩塔爾卒子藏布塔爾嗣為左都督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遣使三人以書招都督僉事衮藏同叛衮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天子嘉之遣使賜賚且令發兵攻討以力不足衮藏請發官軍

數千為助朝議委都督李文等計度已文等進征衮藏
果以兵來會會文等頓軍不進其兵亦還十年藏布塔
爾以千騎入肅州境將與阿年族番人讐殺邊臣既諭
却之兵部請遣人責以大義有讐則赴愬邊吏不得擅
相侵掠從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藏布塔爾幼不更事指
揮僉事加定得衆心乞遷一秩俾總衛事藏布塔爾亦
署名推讓而罕東酋長復合詞奏舉且云兩衛番人待
此以靖帝納其言擢加定都指揮僉事暫掌印務時土

魯番猶據哈密哈密都督哈商結赤斤為援復其城有
詔褒賞十九年鄰番雅密克勒來侵大肆殺掠赤斤遂
殘破其酋長訴於邊臣給之粟又命繕治其城令流移
者復業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穆呼朗破哈密猶
用其兵後許進西征亦以兵來助正德八年土魯番遣
將據哈密遂大掠赤斤奪其印而去及彭澤經略始以
印來歸已番賊犯肅州與中國為難赤斤當其衝益遭
蹂躪部衆不能自存盡內徙肅州之南山其城遂空嘉

靖七年總督王瓊撫安諸郡核赤斤之衆僅千餘人乃授藏布塔爾子索諾木舒為都督統其部帳

沙州衛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達沙州漢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門陽關並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後沒於吐蕃宣宗時張義湖以州內附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入於西夏元為沙州路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爾噶實哩遣國公穆爾台巴齊

司徒科爾羅等來朝貢馬及璞玉永樂二年酋長琨濟
楞敏珠爾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印
誥冠帶襲衣已而其部下察納來附授都指揮僉事五
年夏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聞察納本敏珠爾部曲今
官居其上高下失倫已擢敏珠爾為都指揮同知自今
宜詳為審定毋或失序八年擢琨濟楞都指揮僉事其
僚屬進秩者二十人敏珠爾卒琨濟楞掌衛事朝貢不
絕二十二年衛拉特賢義王太平部下來貢中道為賊

所梗因即來遣人衛送至京帝嘉之賚以線幣尋進秩
都督僉事洪熙元年伊埒巴爾及賽瑪爾堪先後入貢
道經哈密地並為沙州賊邊劫宣宗怒命肅州守將費
璵勦之宣德元年琨濟楞以歲荒人困遣使貸穀種百
石秋成還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貸為命即予之尋遣
中官張福使其地賚線幣七年又奏旱災敕於肅州授
糧五百石已而哈里貢使言道經沙州為赤斤指揮格
古嘉等剽掠部議赤斤之人遠至沙州為盜罪不可貸

帝令琨濟楞察之敕曰彼既為盜不可復容宜驅還本土再犯不宥九年遣使奏罕東及西番數肆侵侮掠取人畜不獲安居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帝遣敕之曰爾乃居沙州三十餘年戶口又滋息畜牧富饒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嘗奏爾侵擾今外侮亦自取但當循分守職保境睦鄰自無外患何必東遷西徙徒取勞瘁又敕罕東西番果侵奪人畜速還之明年又為哈密所侵且懼衛拉特見逼不能自立乃率部衆二百餘人走附塞下陳

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今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
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衆而已正統元
年西域阿敦遣使來貢為罕東頭目科爾結及西番野
人剽殺琨濟楞奉命往追還其貢物帝嘉之擢都督同
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揮阿齊布哈等一百三十餘家亡
入哈密琨濟楞奉詔索之不予朝命忠順王還之又
不予會遣使冊封其新王即令人索還所逃之戶而哈
密僅還都指揮僧格實哩等八十四家餘仍不還時罕

東都指揮巴特瑪斯結久駐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揮格古嘉亦納其叛亡琨濟楞屢訴於朝朝廷亦數遣敕詰責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偵衛拉特哈密事具得其實以聞帝喜降敕獎勵厚賜之明年遣使入貢又報迤北邊事進其使臣二人官初琨濟楞之去沙州也朝廷命邊將繕治苦峪關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謝恩貢駝馬宴賜遣還七年率衆侵哈密獲其人畜以歸九年琨濟楞卒長子能格率其弟凱囉凌戩來

朝授能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既還其
兄弟乖爭部衆攜貳甘肅鎮將任禮等欲乘其窟乏遷
之塞內而能格亦來言欲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
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揮茂哈喇等偕能格先赴沙州撫
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能格意中變陰持兩端
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等進兵迫之遂收其全部入
寨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遂空
帝以其迫之而來情不可測令禮熟計其便然自是安

居內地迄無後患而沙州為罕東酋巴特瑪斯結所有
獨能格弟索諾木本不從徙竄入衛拉特額森封之為
祁王禮偵知其為罕東掩襲獲之廷臣請正法帝念其
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
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而諸衛
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洪
武二十五年涼國公藍玉追逃寇祁濟遜至罕東地其

部衆多竄徙西寧薩喇為書招之遂相繼來歸三十年

酋索諾格喇斯遣使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永

樂元年偕其兄塔爾實入朝進指揮使授塔爾實指揮

同知並賜冠帶鈔幣自是數入貢十年安定衛奏罕東

數為盜掠去民戶三百復糾西番阻截關隘帝降敕切

責令還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鄧誠使其地洪熙元年遣

使以即位諭其指揮同知綽爾結賜白金文綺時官軍

征庫森賊罕東指揮使恰爾嘉從征有功擢都指揮僉

事賜誥世襲其指揮納南奏所屬番民千五百例納差
發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撫復業帝即
命招之并免所負之馬至宣德元年論從征庫森功擢綽
爾結都指揮同知初大軍之討庫森也安定部內及罕
東密羅族人悉驚竄事定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
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男婦萬七千三百餘人安定
部人亦還衛正統四年罕東安定合衆侵西番申藏族
掠其馬牛雜畜以萬計其僧訴於邊將言畜產一空歲

辦差發馬無從出帝切責二衛數其殘忍暴橫違國法
毒鄰境之罪令悉歸所掠又諭僧不限舊制隨所有入
貢明年冬綽爾結偕巴特瑪斯結共侵哈密獲老穉百
人馬百匹牛羊無算忠順王遣使索之不予帝聞復賜
敕戒諭然番人以剽掠為性天子即有言亦不能盡從
也六年夏綽爾結來貢馬宴賚還九年卒子藏博爾嘉
嗣職奏乞齋糧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進都指揮使成
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

後都督哈商復哈密亦藉其兵賜敕獎賚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男婦五十餘人馬牛雜畜四千五百有奇邊臣請討其罪部臣難之帝曰罕東方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攜貳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諭令悔過不服則耀兵威之二十二年邊臣言比遣官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為都督巴特瑪本等掠去朝使僅免乞討之帝命遣人往諭如番人例議和還所

掠物不從則進兵弘治中土魯番復據哈密兵部馬文升議直擣其城名指揮楊翥計之翥言罕東有間道不旬日可達哈密宜出賊不意從此進兵文昇曰如若言發罕東兵三千前行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乾糧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以屬巡撫許進進遣人諭罕東如前策會罕東失期不至官軍仍由大路進賊得遁去十二年其部人侵西寧隆本族掠去印誥及人畜兵部請敕都督宣諭其下毋匿所掠物盡歸其主違命則

都督自討從之時土魯番日強數侵掠鄰境諸部皆不能支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東亦遭蹂躪其衆益衰後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復殘破相率求內徙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總督王瓊安輯諸部移罕東都指揮智丹部落於甘州

罕東左衛在沙州衛故城憲宗時始建初罕東部人安扎與種族不相能數讐殺乃率其衆逃居沙州境朝廷即許其耕牧歲納馬於肅州後部落日蕃益不受罕東

統屬至其子巴特瑪斯結洪熙時從討庫森有功賞未
之及宣德七年自陳於朝即命為罕東衛指揮使賜敕
獎賚然猶居沙州不還本衛十年進都指揮使僉事正
統四年沙州衛都督琨濟楞以巴特瑪斯結侵居其地
乞還而天子如其言賜敕宣諭巴特瑪斯結不奉命時
赤斤衛指揮索和爾珍殺人遁入沙州地巴特瑪斯結
納之蘓古嘉又令其子往烏斯藏取毒藥將還攻赤斤
赤斤都督且旺沙克嘉以為言天子即敕諭巴特烏斯

結睦鄰保境無啟釁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內徙思結遂
盡有其地十四年甘肅鎮臣任禮等奏巴特瑪斯結潛
與衛拉特額森通好近又與哈密構兵宜令還居本衛
天子再賜敕宣諭亦不奉命尋進秩都指揮使歷景泰
天順朝朝貢不廢成化中巴特瑪斯結卒孫智克嗣職
部衆益盛其時土魯番強侵據哈密智克與之接境患
其逼已欲自為一衛十五年九月奏請如罕東赤斤例
立衛賜印捍禦西陲兵部言近土魯番吞噬哈密罕東

諸衛各不自保西鄙為之不寧而赤斤罕東苦峪又各懷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無人統理勢必為強敵所并邊方愈多事宜如所請即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令置克仍以都指揮使統治從之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言北寇屢犯沙州殺掠人畜又值歲飢人思流竄已發粟五百石令布種仍乞人給月糧振之其酋智克有斬級功亦乞并敘乃擢智克都督僉事餘報可弘治七年指揮王永言先朝建哈密衛當西域要衝諸番入貢至

此必令少憩以館穀之或遭他寇剽掠則人馬可以接
護柔遠之道可謂至矣今土魯番竊據其地久而不退
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僅三日程雅密克勒居哈密
東北僅二日程是皆唇齒之地利害共之去歲秋土魯
番遣人至智克所脅令歸附智克不從又殺雅密克勒
頭目其部人咸思報怨宜旌勞二部令并力合攻永除
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衛
拉特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智克不能自存叩嘉

峪關求濟天子既振給之復諭二部解讐息爭不得構
兵召釁正德四年智克部內番族有劫掠鄰境者守臣
將勦之兵部言西戎強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廷哈
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
臂亦以壯西土藩籬今番人相攻於我何預而遽欲兵
之宜敕都督智克曉諭諸族悔過息兵報可智克卒子
竒塔特嗣十一年土魯番復據哈密以兵脅竒塔特降
附遂犯肅州左衛不克自立相率徙肅州塞內守臣不

能拒因撫納之竒塔特卒子日誥嗣十六年秋入朝乞
賞賚禮官劾其越例且投䟽不由通政司請治館伴者
罪從之竒塔特既內徙其部下特默格圖巴二人仍居
沙州服屬土魯番歲輸婦女牛馬會番首徵求苛急二
人怨七年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來歸沙州遂為土魯
番所有

哈瑪爾地近甘肅元諸王溫納實哩居之洪武十三年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瑪爾之路以通

商旅太祖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為
本爾慎毋忽英遂進兵溫納實哩懼遣使納款明年五
月遣回回阿喇卜丹來朝貢馬詔賜文綺遣往輝和爾
之地招諭諸番二十三年帝聞溫納實哩與別部讐殺
諭甘肅都督宋晟等嚴兵備之明年遣使請於延安綏
德平涼寧夏以馬互市帝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
安知非覘我中國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
聽自今至者悉送京師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為哈瑪

爾所遇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八月
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由涼州西出
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善夜縋城降黎明
溫納實哩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溫
納實哩率家屬隨馬後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斬幽王子
勒齊特穆爾國公秦阿桑爾結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
伯勒齊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金銀印各一馬六百匹

明史卷三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三十考證

按卷內改譯各名過多難以增刪自刻擬將全卷另刊
謹識

西番諸衛傳萬歷二年冬許必圖市於甘肅賓圖市於
莊浪 臣方煒按馮時可諳達志及谷應泰通鑑紀
事云市於甘州為大市市於莊浪為小市謹識

西番諸衛傳李自成遣將陷甘州獨西寧不下

臣方

煒按通鑑紀事云賊殺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尚堅守謹識

安定衛傳而分其地為阿敦阿珍儒新塔爾四部各錫以印 臣方煒按識大錄錫四部印時並賜布延特穆爾銀印傳未之載謹識

安定衛傳生禽七十餘人 臣方煒按七十餘人考獻徵錄作七百餘人謹識

安定衛傳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臣方煒按獻徵錄

及識大錄云部衆散亡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為
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敦久沒莫知其
處矣傳未之載謹識

庫森傳即令桑濟為指揮使掌衛事桑結斯副之

臣

方煒按獻徵錄及識大錄掌衛時並給印章傳未之
載謹識

赤斤蒙古衛傳漢燉煌郡地

臣

方煒按廣輿記皇輿

考及獻徵錄識大錄俱云漢酒泉燉煌二郡地傳僅

言燉煌謹識

赤斤蒙古傳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

臣

方煒按廣

輿記及獻徵錄云其地有白山最多草木禽獸謹識

赤斤蒙古衛傳用侍講楊榮言止兵勿進

臣

方煒按

止兵之計時豐城侯李彬亦與焉事詳獻徵錄謹識

赤斤蒙古衛傳天子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率頭目圖

自強

臣

方煒按諭曰額森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

便計不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
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
邊將緩急爾矣語具獻徵錄較傳特詳謹識

赤斤蒙古衛傳敕責阿蘇令縛獻犯者

臣

方煒按景

泰元年阿蘇以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
有差事詳獻徵錄及識大錄傳未之載謹識

赤斤蒙古衛傳五年額森益圖兼并遣使齎印授阿蘇
脅令臣服

臣

方煒按獻徵錄云額森遣使並以書

誘赤斤諸衛阿蘇白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蘇毋
與衛扯特通傳畧之謹識

沙州衛傳七年又奏旱災救於肅州授糧五百石
臣

方煒按七年奏旱災考獻徵錄明宣宗語部臣曰救
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
糧五百石使琨濟楞自取較傳特詳謹識

沙州衛傳九年琨濟楞卒
臣方煒按獻徵錄琨濟楞

卒朝廷以琨濟楞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

賻傳畧之謹識

沙州衛傳帝念其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

臣方煒按

徙東昌考獻徵錄云時能格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較傳特詳謹識

罕東衛傳永樂元年偕其兄塔爾實入朝

臣方煒按

入朝共十六人緣貢馬而來事詳獻徵錄及識大錄謹識

罕東衛傳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

臣方

煒按罕東以兵來助緣李文奉命調罕東兵故來助也事詳獻徵錄謹識

明史卷三百三十考證

